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心堅金石傳

元至元間，松江府學有庠生李彥直者，小字玉郎，年方二十，為人俊雅。賦性格溫粹，學問才藝冠絕一學。路府上下官僚、鄉曲老小，無不稱重。其學之後圃有樓三級，高入雲表，扁曰「會景」。登之者，遠則四面江山，近則一城坊市，舉目皆盡。圍牆皆鄰小巷，皆官妓之居，蜂脾鱗次，圍列周際。而彥直凡遇夏月，則讀書樓上。一日，新秋雨霽，牆外歌咽之音、絲竹之韻，為輕風遞送，繼續悠揚，如天籟之飄飄，如清商之灑灑。彥直不勝清興，遂約同儕飲於樓上。一友忽笑曰：「正所謂只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」彥直曰：「若見其形，則不賞其聲，反不清矣。」眾皆稱其確論。一友曰：「此論返復趣深，真佳題也，各當有賦。如詩不成，罰以金谷酒數。」於是彥直先吟曰：

涼颿淅瀝天隅起，窗蕉雨歇清聲止。
灑氣垂風掃碧空，炎蒸忽入秋光裡。
閒登快閣一憑欄，江山浩渺雙眸寬。
俯臨坊市人寰小，仰攀牛鬥天風寒。
暫存視聽一凝思，瀟瀟一派仙音至。
弦繁管急雜宮商，聲回調歇迷腔子。
獨坐無言心自評，不是尋常風月情。
峽猿塞雁聲哀切，別有其中一段情。
初疑天籟搏簷馬，又似秋砧和漏打。
碎擊冰壺向月傾，亂剪琉璃鬥風灑。
狂生對此襟懷開，邀友分題共舉杯。
莫為巫山雲雨隔，清歌時度人間來。
俏者聞聲情已見，村者相逢苦相戀。
村俏由來趣不同，豈在聞聲與見面。

吟畢，眾友傳玩間，忽膳夫走報曰：「玉堂先生來也。」彥直急懷其詩，整衣而迎。捧之登樓。先生見席笑曰：「庚亮有言，老子婆娑，清興不淺。」遂續坐而飲。彥直惟恐諸友舉其所為，假以更衣，將詩揉捻成團，於牆上拋出，復坐而飲，歡暢至暮而散。不意投詩之處，乃故角妓張媼所居也。媼止一女年十七，名麗容，生而眉如黛染，又名翠眉娘。靈慧纖巧，不但樂藝女工，至於書畫詩文，冠絕時輩，真一郡之國色也。然留心伉儷，不染風塵，人或揮金至百而不能一睹其面。家後構一小樓，與會景相對，扁曰「對景」，乃女之擇閒之所也。其彥直投詩之時，直麗容正坐樓上，忽見紙團投下，遂命小鬟拾取而觀之。且驚且羨，顛倒歌詠，不能去手，曰：「此詩斷非常人所能，必李玉郎筆跡無疑也。況彼尚未議婚，天若見憐，吾願諧矣。」

至次日，遂用越羅一方，逐韻和題其上，復從原處投回。適彥直經其處，得之。且讀且笑曰：「予聞名妓有張翠眉者，操志不常，才貌異眾。予心每每期之，未暇其便，觀其寫作，必其人也。」其詩曰：

新涼睡美情晨起，鄰家夜宴歌初止。
起來無力近妝台，一朵芙蓉冰鏡裡。
重重花影上雕闌，體瘦翻嫌舞袖寬。
閒覓曉蛩芳砌下，金蓮似怯碧苔寒。
太湖獨倚含幽思，玉團忽爾從天至。
龍蛇飛動潑煙雲，篇篇盡是相思字。
顛來倒去用心評，方信多情識有情。
不是玉郎傳密契，他人爭有這般清。
自小門前無繫馬，梨花夜雨何嘗打。
一任魚舟泛武陵，落紅肯向東流灑。
半方羅帕卷還開，留取當年捧玉杯。
每見隔牆花影動，何時得見玉人來。
名實常聞如允見，姻緣未合心先戀。
詩情本自致幽情，人心料得如人面。

彥直閱畢，遂登太湖古而望焉。適麗容獨坐樓上，彼此一見，魂志飄蕩，不敢錯辭者良久。彥直曰：「觀卿儀範，得非張翠眉乎？」麗容微笑而答曰：「然。且妾以佳作詳之，若以君為李玉郎，恐君無所逃也。」相視大笑。麗容曰：「妾久聞君之才行，多擇伉儷，百不一成者，何也？」彥直曰：「若有如卿之才貌，又何敢言擇耶？」乃各述心事，誓為夫婦而別。

彥直歸家，以實告於父母。父曰：「彼娼也，然以改節可尚，終不可入士大夫之門，奉先嗣後也。」遂不見允。彥直轉浼親知，於父母處百方推道，終不容諾。將及一年，而彥直學業頓廢，精神漸耗，如醉如癡，其麗容亦為之憔悴，誓死決不他適。其父亦不得已，而遣媒具六禮而聘之。事將有期，直本路參政阿魯台任滿赴京，時伯顏為右丞相，獨秉大權，凡官之任滿者必以白金萬兩為獻，若少不及，則痛遭退黜。然阿魯台居官九載，罄囊合轅，十不及一。計無所出，謀諸佐使。或曰：「右相貨財山積，其心已厭，所重者子女珍玩耳。若於各府選買才色官妓二三，不過數百銀。加以妝飾，又不過數百。若得而獻之，右相必納。」阿魯台大喜，遂令佐使假右相之命，公選於各府。得二人，而麗容居其第一焉。而彥直父子奔走上下，謀之萬端，家產蕩盡，終莫能脫。

一日，拘其母女登舟啟行，麗容知其不免，而以片紙寄詩一絕於彥直，曰：

死別生離莫怨天，此身已許入黃泉。
願郎珍重休懸望，擬待來生續此緣。

自是不復飲食。張媼泣曰：「汝死故是節義，我必遭其毒害。」麗容為之少食。舟既行，而彥直徒步追隨，哀動路人。凡遇舟之宿上，號哭終夜，伏寢水次。

如此將及兩月，而舟抵臨清。而彥直星餐露宿三千餘里，足胼膚裂，無復人形。麗容於板隙窺見，一痛而絕。張媼救灌，良久方蘇。苦浼舟夫往答彥直曰：「妾所以不死者，母未脫耳。母脫即死。郎可歸家，勿勞自苦。總郎因妾致死，無益於事，徒增妾苦。」彥直聞之，仰天大慟，投身於地，一撲而死矣。舟夫憐這，共為坎土，埋於岸側。是夜，麗容自縊於舟中矣。阿魯台怒曰：「我以美衣玉食，致汝於極貴之地，而乃顧戀寒賤，自棄厥生。」遂令舟夫剝去衣妝，投屍岸下焚之。

火畢，其心宛然無改。舟夫以足踏之，忽出一小人物如指大。以水洗視，其色如金，其堅如石，衣冠眉發纖悉皆具，脫然一李彥直也，但不能言動耳。舟夫持報阿魯台。台驚曰：「噫，異哉！此乃精成堅恪，情感氣化，不然烏得有此？」歎玩不已。眾曰：「此心如此，彼心恐亦如此，請發李彥直之屍焚之。」

阿魯台允令焚之，果然心亦不灰，其中亦有小人物，與前形色精堅相等，然妝束容貌則一張麗容也。阿魯台喜曰：「予雖致二

人於非命，所得此稀世之寶。若以獻於右相，雖照乘之珠不足道也。」遂盛以異錦之囊，函以香木之匣，題曰：「心堅金石之寶」。於是給張嫗白銀一錠，聽與二人治喪，並同來之女各資路費遣歸。於是阿魯台兼程而進。